

致黄裳先生

黄裳先生：

您还记得吗？去年底，我曾给您写信汇报新去向并约稿，当时我策划了一个《私信20@20》专题，想邀请您给汪曾祺先生写一封信。不久，收到您的回信。

绿茶先生：

久未联系，忽得来信，知已转任《文史参考》主编，此为大型刊物，责任更重，谨致贺，并慰贤劳。承命写汪曾祺文，我先后写文纪念曾祺已有数篇，别无新意可说，不敢草革命笔，方命之处，乞谅故人。或别有可作，当投稿也。

勿复即请

编安

黄裳 上

十一月十日

时隔不到一年，不曾想，今天我以私信的方式向您告别，只是已经不能再收到您的回信了。

算起来，和您书信往来已八年有余。计划过很多次亲自登门拜访，却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拖延了下来，曾有一次专门去信说将于某月某日去上海拜访您，您很快回信表示欢迎，后来行程变化，再次错过，成为今天我不能弥补的遗憾。

三天前，从陈子善老师的微博得知了您去世的消息。那晚，我失眠了。

脑海里一直在回溯这么多年我们的笔信往来。在电子化的今天，能够和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笔友”，实在是幸福。这些年来，拿起笔写信已经是很奢侈的行为，而每次给您写信，对我而言很有仪式感，有时甚至写完信后在很多地方涂涂改改，最后再抄一遍给您寄去。

记得第一次给您写信应该是在二零零四年三月间。那时新京报“大家副刊”创刊，我任编辑。按照编辑部对大家副刊的定位——“让大家走向大众”，您是我首先想到的“大家”，在上海陆灏公子的引荐下，我冒昧地给您写了信。

没想到，您很快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回了信，表示愿意给我投稿。您的来信真是给了我最大的鼓舞，我把这个消息跟当时的主编王小山汇报，他只说了两个字：牛逼！

每次收到您的赐作我都特别幸福，虽然字迹辨认起来有点困难，却越发让我有阅读的乐趣，拿在手里看很多遍，真是受益匪浅，再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，等有合适的版面时刊发。每次拜读您的文稿，还有一个感受，您一定是一个认真而较真儿的人。您的每篇文稿，删删改改的地方特别多，经常某个字或某段话被您删去，后又恢复过来，有些文句圈住一个大箭头指向别处等等。您一定是成稿后反复地斟酌、校正。每次编发您的文章都特别省心。

在我编发过您的文章中，最多的是书话文章。谈藏书、版本以及书的掌故，这些文章信息量很大，一篇文章涉及的书、人和版本众多，所谈的古籍善本普通读者根本听都没听说过，以致签发版面的老总常说“看不懂”。

八年来，我应该编发过您数十篇文章，我和李辉兄经常会谈拜读您新作后的感受，都认为您状态真好，期待您一直写下去。

2008年，您90岁时，陈子善老师张罗出版了一本《爱黄裳》，作为您90岁的礼物，收到礼物时，您当时一定特别高兴吧。我后来也收到这本书了，阅读书中那么多师友对您的回忆和评价，真是为您感到幸福。现在想来，陈子善老师当时的举动多么明智，这些温暖的回忆现在读来尤显珍贵。

特别喜欢您的老友黄永玉先生回忆你们在上海滩时的岁月。您也一定非常想念那段神仙般的日子吧，借助黄永玉的文字，我们重温一下如何：“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，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，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，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。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，很有点派头，一见柜台外站着我们两人，关了抽屉，招呼也不打，昂然而出，和我们就走了。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，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，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

得出来。我看也是。

我跟曾祺哪里有钱？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坐出租车、电车、公共汽车，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。不是不想，不是视若无睹，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。几十年后回忆起来，几乎如老酒一般，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。

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有：文汇编副刊、中兴轮船高级干部、写文章、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、翻译威尔斯的《莫洛博士岛》（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是不是那时候，不清楚了）、出几本散文集，还有什么收入？

伺候年老的妈妈，缴纳住房及水电杂费，收集古籍图书，购买好的纸、笔、墨、砚和印泥……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……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。”

今年年初读到您的《永玉的来访》，再次被你们的友谊深深感动。

“快到午饭时了，有下列对话，‘我请，还是你请？’

照老规矩，当然是我来。我答道。议定，大部队开往饭店。

在饭桌上他用自己的墨水笔写下的第一句话是，‘我和曾祺吃了你一辈子。’”

作为副刊主编，能编发您的文章真是我的荣幸。作为读者，阅读您的著作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没有刻意收过您的作品，但前前后后也有几十种，记得买的第一本是《黄裳书话》。当时，我在风入松书店做店员，北京出版社“现代书话丛书”是当时比较好的一套书话作品，我咬牙买了一套，最喜欢您、阿英、唐弢、郑振铎和姜德明等几位先生的书话，你们为我打开了“书世界”，让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感受到书的魅力，并从此和书结下不解之缘。

有篇报道载，有朋友问您，在散文家、藏书家和报人之间，最认同哪个称号时，您的回答是“散文家！”但是，在我心中，更愿意称呼您为“书话家”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您那些书话作品，《黄裳书话》、《榆下说书》、《来燕榭书跋》、《书之归去来》、《书香琐记》、《插图的故事》等等。

爱书之人，对书的感情大抵相似，但对书的认识和理解却深浅不一。您所藏和所谈的宋元明清刻本，对普通爱书人来讲是高深莫测的，但你文章中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我每一次读都获益良多。小到书中一张插图，您都能说出很多学问来，读您的《插图的故事》，其中一篇“四百年前的出版家”，讲明朝福建建阳余家，出版了大量大众读物，包括有专为仕子赶考的《投考指南》一类的书，给我印象深刻。

听陈子善老师说，他每次去您家，您总问他：又淘到什么书？看了他淘来的书，您就会说：这些破烂货，买了干吗？

我很遗憾没去过您的“来燕榭”书斋，您笔下那些让人望尘莫及的古籍善本现在一定很伤心很孤独，少了您这位主人的关爱和保护，她们的命运将会如何？她们能否找到真正懂她们的人。当然，有陈子善、陆灏这些您晚年的好朋友在呵护，我相信她们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归宿。

深深地怀念您！

绿茶

叩上

2012年9月8日



黄裳 (1919.6.15-2012.9.5) 当代散文家、藏书家、版本学家、报人。

原名容鼎昌，祖籍山东益都，1919年农历六月十五（公历7月12日）生于河北井陘，满洲镶红旗人。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，与红学家周汝昌、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。抗战开始，转学到上海，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，1942年转至重庆交大。抗战胜利后，在《文汇报》做编辑，1949年任复刊后的《文汇报》主笔。1956年任《文汇报》编委。代表作有：《旧戏新谈》、《榆下说书》、《黄裳书话》、《珠还记幸》、《来燕榭文存》、《来燕榭书跋》、《插图的故事》等。

绿茶 曾任《新京报》书评周刊编辑，现任《文史参考》主编。



《黄裳书话》
黄裳著
北京出版社
1996年10月版



《来燕榭文存》
黄裳著
三联书店
2009年1月

新京报漫画/林军明 许英剑